

陌路花开

■ 黄海樱

惊蛰才过,春天加快了扩张的脚步。眨眼间,春风就吹开了满地的繁花。

姹紫嫣红的花事,唤醒了沉睡记忆长河里,一幕幕的陌路花开。那些散落异乡的美丽花儿,带着邂逅和重逢的印记,镌刻在我生命的年轮里,从不会褪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学龄前的我,曾在母亲工作的海南儋州雅星农技站,度过一段童年时光。每天母亲出去干活,我就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山坡上疯跑,摘野花,捉蜻蜓。

野外长着一丛丛高大的水蕉花,又长又宽的剑状叶子,一个个椭圆的红色革质花萼中抽出一两朵如孩童拳头大小的白色唇状喇叭形花儿,引人瞩目。幼小的我,经常够不着采这花儿,只能无奈站在高大的花丛旁,仰头看着那娇嫩的花瓣,带着露珠,在阳光的透射下闪闪发亮。

那年夏天,路口那丛茂盛的水蕉花开得正好,斜阳穿过红白相间的花影,我见到了清瘦的外公和娇小的外婆,提着行李,缓缓向我们走来。

“外公外婆来了!”在野外玩耍的我,飞快地跑过去。

那是年过半百的外公外婆,从粤西家乡化州启程,一路跋涉数百公里,历经千辛万苦,渡海而来,到海南探望我们一家。

那年春节刚过,母亲携我们姐妹俩返乡探亲。

在海安等候渡船过海时,我被候船室天井里满墙的炮仗花紧紧吸住,不忍移步。一串

串橙色的花儿,仿佛一串串正在噼里啪啦燃烧的鞭炮,又热烈又喜庆。那一幕景象,成为我童年里抹不去的一道靓丽色彩。

2009年深秋,我和家乡的团友结伴游川西。

那天下午,我们进入稻城亚丁景区徒步。走着走着,我的脚步越来越沉,渐觉胸闷气短,与团友们渐行渐远。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谷里,我强忍着高原反应的不适,麻木前行。

绕过半山的冲古寺,进入一片开阔的草甸,草地上偶见一些早已枯萎的花枝,让人联想花季的美丽。

一朵星形的蓝色小花,从枯黄的草丛里,倏地跳入眼帘,让我惊喜不已。没承想在这草木凋零的季节,居然看到了盛开的高原龙胆花。这被喻为高原上的蓝色精灵的花儿,那清澈的蓝色花冠,犹如川西高原纯净而深邃的蓝天,摄人心魄。

也许这花儿给了我继续赶路的勇气,傍晚时分,我终于走到当天行程的目的地——仙乃日雪山前的珍珠海,跟上了我们的团队。

2015年暮春,我和父亲参加台湾环岛游。

沿着东海岸一路北上,正对着浩瀚太平洋的山坡上、田垄里,开满了百合花。在海风的吹拂下,一朵朵白色的小喇叭仿佛在吹响着向春天告别的号角。

那一刻,少年时期熟读的那些台湾名家的诗文,全部涌

上心头。

“风清,云淡/野百合散开在黄昏的山巅/有谁在月光下变成桂树/可以逃过夜夜的思念”“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旅途才过半,我却生出了思乡的情愫。

2016年春天,我与友人赴阳春鸡笼顶,只为云锦杜鹃的花讯而来。

山路弯弯,崎岖陡峭。我爬得气喘腿软,汗透衣衫,终于上到长满杜鹃花的山顶草原。一棵棵高大的杜鹃花树,或簇生,或散生,顶着满树白色深粉浅粉的繁花,迎风吐蕊,灿若云霞,犹如广袤的锦缎华章铺山盖岭。这一趟赏花之行,弥补了我因错过四年前西藏色季拉山杜鹃花事留下的遗憾。

2016年秋天,我陪母亲到成都,续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缘。

秋色渐浓,成都街头开满了一树树或红或粉或白的芙蓉花。

在美丽的花树下,母亲与阔别了55年的初中班主任程老师欢喜重逢。千言万语,道不尽岁月流逝的感慨,母亲依稀记得年轻的程老师在化州一中持一口川普上课的情景,程老师也未曾忘却这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年少时的模样……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这一次,我终于没有错过,开在蓉城的芙蓉花。

写给春天的词(六阙)

■ 许永章

青玉案·元夕

油城夜放花千树。满眼见、霓裳舞。散步人群欢满路。月华虚掩,弦歌溢户,回想春归处。

欣逢盛世黄金雨。绿道芳园百花语。试问闲情抛几许。好心湖影,水横画布,点数痕鸥鹭。

蝶恋花·雨水

山色朦胧消晚树。杨柳依依,野鸭鸣归处。谁把寒风全挡住。甜酸苦乐如诗语。

清澈童眸迎旭曙。红蕊青苗,吐艳生香举。此际柔情须记取。无私润泽三春雨。

菩萨蛮·星晨月

夜来雨去风先歇。窗台西挂星晨月。远望角檐钩,云纱掩阁楼。

前程风景异。春计三阳启。始步至蟾宫。敢称魁首雄。

诉衷情令·醉春风

晚来雨歇醉春风,火树映霓虹。贺年劲曲尤唱,众脸溢欣容。

花始发,鸟朦胧,别情浓。送君归去,把盏言迟,柳绿桥东。

踏莎行·春寒

飞霞迷烟,凝霜挟雨。途人总在萧萧处。无端昨夜北风还,梦萦浙浙愁肠绪。

山外无尘,帘间落絮。车驰凛冽迢迢路。前程不计倒寒春,一江潮动征蓬去。

一剪梅·美丽乡村

一片金黄带雨娇,熟路轻车,三两相邀。歌声环绕水低回,手举荧屏,合影花梢。

遥见飞虹架彩桥,昨夜春风,小镇旗袍。弯弯绿道塔楼高,油菜花田,叠起波涛。

古驿道^①

■ 李坤鸿

一块块美丽的石头兀就
弯弯曲曲往天上漫漫地游
游向云端
飘向清幽
把一段沧海桑田的历史
悄悄地撰修

多少仙家留下足迹?
多少商贾在此逗留?
多少文豪留下诗篇?
多少侠客在此守候?

叩问路旁参天的大树
叩问脚下被磨得光亮的石头
叩问小溪里叮咚的山泉
叩问石缝中的无名小草

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谁能读得懂得透?

注:

①在高州宝光街道广潭村佛子岭上有一条历经千年的古驿道,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②在古驿道旁一大石上留下一个神仙脚印,长约三寸,宽约二寸许,深一寸余;仙人脚印源于佛子岭花岗岩的传说。

③古驿道一块大石上留下诗篇曰:“蛮石踏成脚掌子,久经霜雪莫遮迷,传来本是神仙迹,左足依然印马蹄。”据传是“茂邑府贡生邹大琮,于清道光乙未仲春,在观音足印巨石之上铭勒《佛子岭仙迹碑》,诗题七绝,以志胜迹。”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百合花

■ 黄海樱

静看夜景

■ 吴雯影

一阵晚风吹过,渐渐地,把最后一抹余晖吹走了。粗壮的榕树上,只见一群黄昏即将回巢的鸟儿。

静静地站在阳台上。空中,一层薄云后躲着一弯新月,微风一吹,胆怯的云朵悄无声息地逃走了,只见月牙宛如一叶小舟,翘着尖尖的船头,在深蓝的静海中,缓缓划行。高大的楼房外,铺满月亮那朦胧的倒影,射入窗帘,将昏暗的房子照亮。

悠长的小巷上,每隔几米,就有盏路灯,虽然只是黄晕的灯,但在月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显眼。风,淅淅沥沥地吹着,一旁的绿化,在风的维护下,窃窃私语。小巷里,时不时徘徊着几位老阿姨,他们像是离别多年的故人,好像有满

肚子的语言没表达出来,一会遮嘴哈哈大笑,一会又把头凑近对方的耳朵。孩子们也不消停,满大街的你追我赶,有的还骑着心爱的小自行车,可把那没有的给羡慕坏了。

小巷旁,是一面湖,湖面上,立着只水泥天鹅,我们都称它为天鹅湖。微风轻轻吹来,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泛起粼粼的波纹,整面湖就像洁白的玉盘,闪闪发光。湖中间,挺立着一个凉亭,亭子顶上笼着一层月光,像给凉亭换上了妆容,戴上了金灿灿的睡帽。亭子里昏黄的灯光,那是人们的节作,为了方便,给小凉亭安上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就是这点微弱的光,却能把周围的湖水照亮,鱼儿们把亭子团团围住,等着小家伙给它们喂食。

昏黄的灯光下,坐着几位面容慈祥的老人家,他们围在一张圆桌上,表情很是淡定,“三带一”“过”“么子哟,这鬼运气”。这几句平凡的对话,与平静的湖面,反衬得那么安详,那么静谧。

夜晚坐在亭子里乘凉,举头可望星河璀璨,低头可瞧水波荡漾。凉风习习,梧桐叶像扇子一样,缓缓摆动,发出了沙沙的响声,躲在树枝上的蝉,和远处的蛙一起随着风儿的伴奏,鼓起夏夜的交响曲,身临其境,如何不让人产生陶醉之情?

不知不觉,小叶舟已划到深海中央,星星像发困的眼睛,一眨一眨的,整个小区一片寂静,我不忍心打破这场安宁,便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告别了夜景……